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八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曽君墓誌銘

余慶歷末作帥中山時曽君以布衣來請見與之語皆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知其遠到者遂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為學益勤為文益工皇祐

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赴舉京師春預崇政試皆登乙科君補安肅軍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用薦者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州臨桂令會余為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飢疫作州鈌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一奏牘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運使如其請君即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具言飢餒乏食之狀不急為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朝廷始驚乃

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之君歸而飢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均其廪食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而君遂為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思中思遠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來請曰先子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而内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殫其藴有禄而不得終其養雖力仁而濟物

兮反自罹其夭喪兹天道之難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某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在京麴院正彦援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得告焚黄因自襄邑遷其妻王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域正彦即奉以行未幾正彦來報始至相未厝王氏即侍母太君歷拜先塋及次新安

墳所而母太君宿疾忽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佛
舍某得訃駭泣既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康寧時
專意來展松檟逮止墳寺而忽焉不起具免夫道路肩
挽搖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疲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
兄之塚百步而近安然以歸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
享玆福嫂姓陳氏曽祖從信事太宗于潜邸深曉財計
及即位寖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
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嫂年十

人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秦國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貲用多乏中饋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息女也執秦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内外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誡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強仕而歿嫂嫠居唯正彦一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彦亦篤孝過

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薄厚必使宜其凉燠平居左右瞻仰顔色若稍失調適則惶遽按閲方書裁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復已方少安嫂用是每體中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而不足以副其孝養之心甚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

田郎中成黼皆聞人材彥士族欽矚嫂始封保寧縣君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彥升朝遇郊恩餘皆某頃在宰府陳情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惟人之生　云胡不逝　惟逝之藏　其致匪易

噫嘻安康　終也特異　躬來展塋　始次墳寺

疾生莫測　遽不能治　旁視夫穴　不勞而暨

非福之全　事豈斯契　慶歷乙酉　實爲兄誌
日月之馳　僅將及世　今兹熙寧　辛亥之歲
又銘吾嫂　哀胡可既　書其大方　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性柔靜自幼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儀德益修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宗親欽式之公彥在官潔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内爲之助治家無一横費故

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相誘衒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為之少動實閨壼之難能也公彦遇嘉祐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彦亡張氏哀久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長子曰確試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肄

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女俱早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户參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柩納公彦壙中銘曰

嗚呼張氏　處婦之道　靜以約兮　侈麗之事

婦人所好　殊能略兮　閫内之治　宗姻以法

德云邈兮　享年不遐　有子多喪　天乎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彦妻王氏故相文正公曾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望為諸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嫕之行不教而修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内事能持已不自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彦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内外怡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姑安康郡太君年逾二紀柔順之道終始不懈嘗以尊

幼被疾外無良醫遂精意方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門内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巳正彦登朝遇郊恩封壽安縣君熙寧二年春正彦通判越州代歸塗次秀州舟中得暴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户參軍次曰嚮曰邕曰喬並勤于學未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素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

塋之西南術者云外庚穴也銘曰

王氏之生　賢相之家　能蹈世法　不驕以夸

德則多美　命分不遐　福善之報　其當爾邪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彦妻呂氏故相文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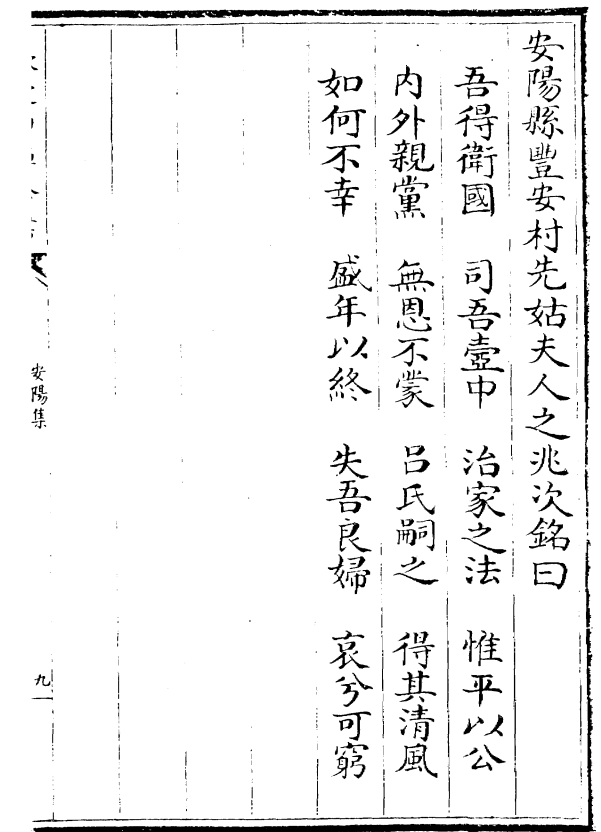
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

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

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

襲其家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邈然宜異於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妙年能不以貴相之家輒自驕懈婦道修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踈近資䘏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吕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己厚物之意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吕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内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

得疾淹久數泣而謂忠彦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卹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絶如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始擢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爲奏得追封東平縣君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密孫皆早夭次曰治太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忠彦不忍違其遺言爲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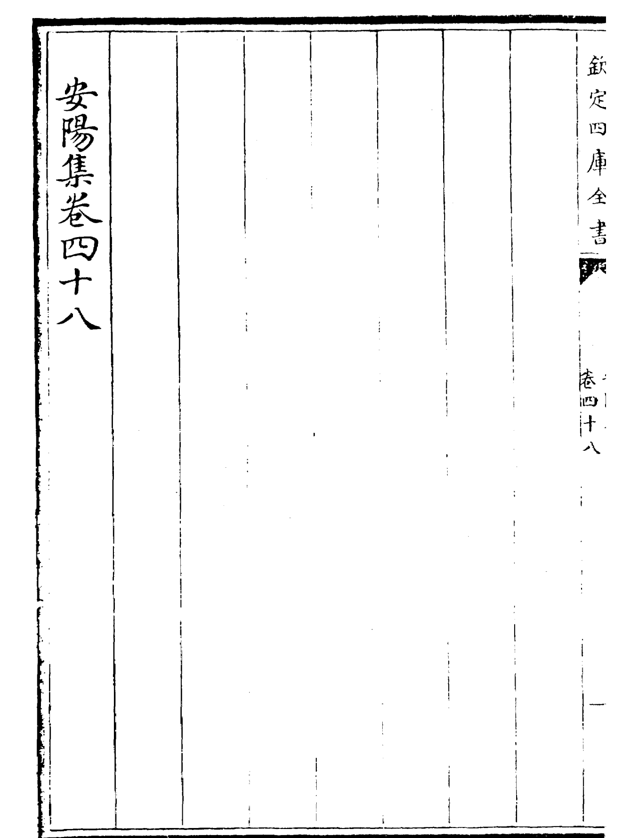


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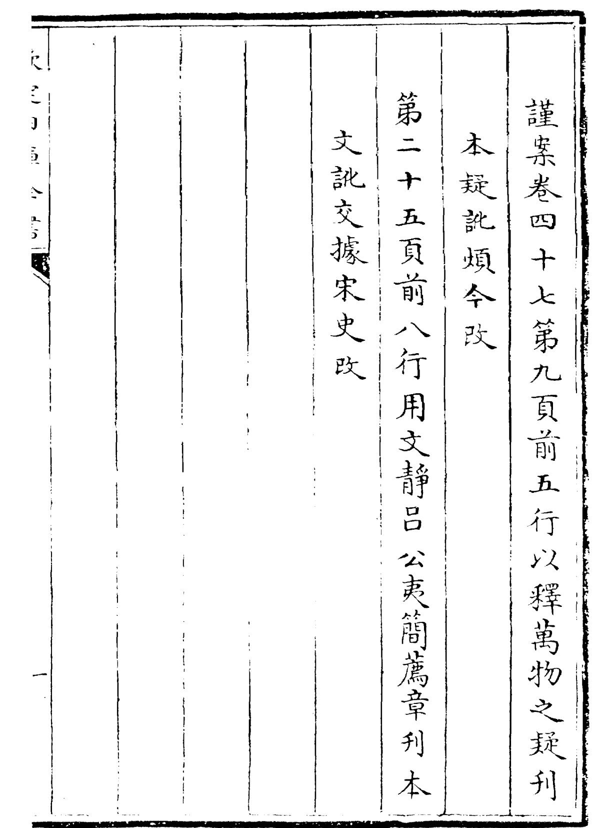
吾得衛國　司吾壼中　治家之法　惟平以公

內外親黨　無恩不蒙　呂氏嗣之　得其清風

如何不幸　盛年以終　失吾良婦　哀兮可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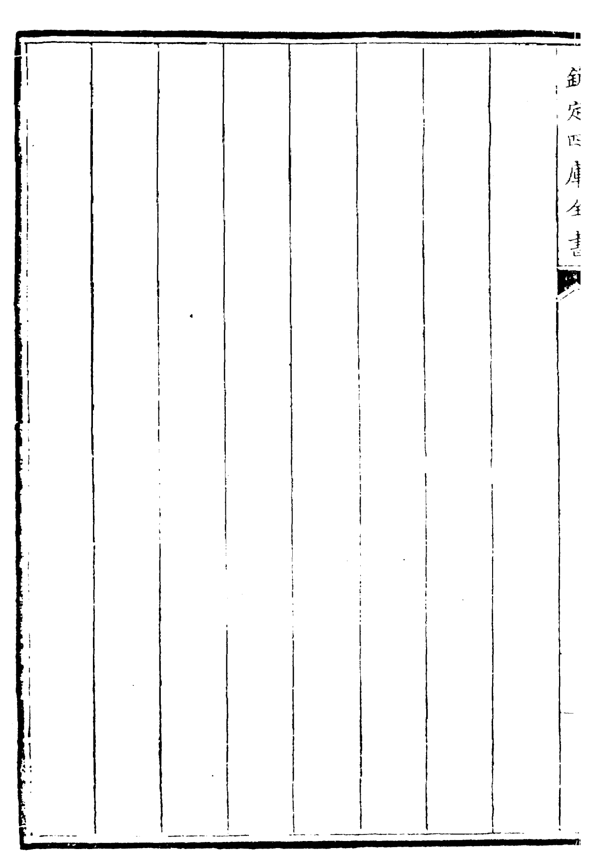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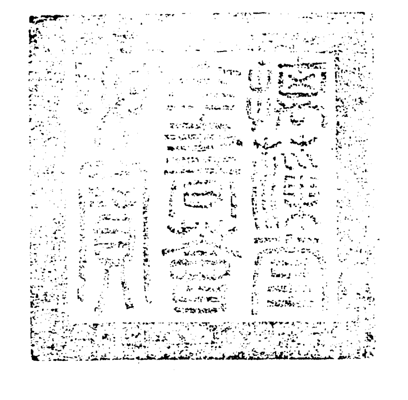
安陽集卷四十八



謹案卷四十七第九頁前五行以釋萬物之疑刊本疑訛煩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用文靜呂公夷簡薦章刊本文訛交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舉人臣厲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安陽集卷四十九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祕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彥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儁邁喜學讀書强記而為文辯速余嘗較公彥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

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及為娶職方郎中董之邵之女且以慰其母惸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兾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既併罹酷罰夙夜號躃幾以殞絶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為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天于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兹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豈

數之適相偶邪天乎冥冥吾安以究

姪孫亶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彦年四十餘始有一子以其生于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遂名之曰亶奴亶奴狀貌絶美語言甚慧故方彦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

存者無異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遷而瘞于先塋
之東祔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
賢而不以親令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
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
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為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

周佐兖帥慕容彥超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父立為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恥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為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

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
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大管勾
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
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
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
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
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
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為遠官故

仕宦專以庇族為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為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歷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宂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槀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

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為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為患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梁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為廢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蓀先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為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

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别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為林泉之約願頎者輙以籍記之巳而皆背去其籍為空象之笑而不恠也然象之亦為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纎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内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

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北次銘曰

既孝于家　又忠于友　惟德之尊　富貴紛麗

恬不可誘　惟道之存　死生之際　亂則何有

達性之根　人雖亡矣　名不朽矣　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度必

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咸以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亟遣人持其所書號訴來請余泣而視之知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壻之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此其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封丘人給事中贈司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德之孫贈左屯衛將軍瑁之曾孫司空在仁宗朝更任顯要為時名臣子淵幼警拔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舒州鹽酒税汝州稻田務執

政薦其材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子淵為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為善宣民素尚巫鬼病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為擇方書之驗者刻石示之復出公帑緡為藥劑以時拯救民脫橫夭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冀以死

者緣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者悉黜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來代始輔之以所迓兵舟不如意及至郡會子淵居式假不能出遂大忿恚子淵去搜剔玼累窮極纖悉無所得因摭疑似之事緣飾以聞子淵不堪其誣即奏辨之朝廷爲置司推究事盡白猶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丞魚公周詢極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

得令太子少師趙公槩暨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
雪始還官與職知宗正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濵州會
河決六塔郡界有遥堤監司欲決以釃其流子淵執不
可雖督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檢制姦盜
比户以安代歸為郡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開封府推
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擇列郡守以濟災饉
子淵被選知潁州子淵於救荒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
勞無所不至寇盜屏息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户部判官

出知晉州時營奉永昭方中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翔而費益倍子淵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償之境内寂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朝廷知其能就徙陜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爲駐留彌日得間道馳去陜素以土厚水脈深不爲井唯槖山泉貫城中以資衆用歲雨數壊隄渠絶流則民汲于永定澗既遠且勞子淵曰今邊州巖堡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耶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所浚三十井皆未

數仞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棠同永其思也子淵自博士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跨汝水上岸高峻非得巨材不能立數歲輙壞每一易費民貲幾萬緡俚諺目為害民橋子淵䘏其久弊思力去之募工取碓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囂然難之子淵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絶為利無窮子淵自年及從心日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既得請須期歲餘新

第完美日談笑其間無復以軒冕為意未踰時即還君
事方且放懷林泉以造羲皇之域而天嗇遐福遽奪之
年悲夫子淵性方重不妄進止外嶷嶷若不可犯而內
極樂易即之益溫與人交篤于風誼澹薄寡欲至老無
聲色之惑為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拏他人雖勞
精竭慮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無不中理善筆
札長于詩奕公退必引賓屬以此為樂其他不好也慶
歷中杜正獻公范文正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

虛心仰戚諸公亦銳于為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薦擢為僥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因得希合奇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乘時奮其所長子淵亦明於義命居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幾不能生同宗五世族大愛周內外疎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為畢婚嫁先塋闕封丘地頗卑下會隣有葬者穿地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

雨水多沮洳使然吾親葬此豈得安邪於是專意改卜
卒得地於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考二世之喪以安厝
之決謀居洛以便子孫之奉前後奏疏論説時事多見
採納如與皇族結親必取三代告身按驗以絶富民妄
冒之弊經科增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為縣令
編論政體書資訓鑑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卒年七十
三娶崔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事舅姑
盡孝睦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先子淵而亡五

男長曰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俱早世次鼎太子中舍知江陰軍江陰縣次咸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同提點刑獄公事皆謹蹈門法以材自奮而咸向任二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得朝夕省侍奉遺語幹後事罔不如素三女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張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外郎呂昌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之喪葬於司空之北次銘曰

夫惟有才　始可言命　吾藴有餘　用焉弗罄
繫偶不偶　命也誰競　已或無有　奚取命證
噫嘻子淵　其才孰肩　畜不大發　匪命胡然
少施郡治　功疇與先　進乎退勇　始終茂焉
伊洛之間　地環勝勢　既安祖考　遂我素志
今兹卜宅　又從而窆　敦椁雖藏　令名不閟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其

子尚書屯田郎中革號訢于余曰革嘗從事于幕府而
先君素游門下令不幸棄孝養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
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
銘其墓存歿之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孝恭字肎之其
先真定府槀城人四世祖徙居趙郡之平棘令為平棘
人父文舉博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書比部
郎中孝孫登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君他日當自取
美官君次子也而曰汝雖不及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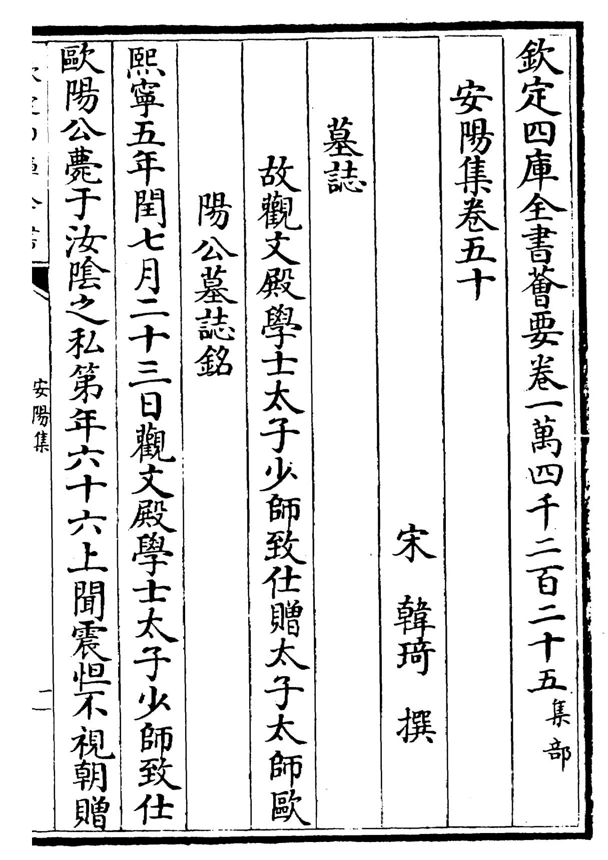
皆果然君幼聰警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讖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奥妙而未嘗輙言也累應明經不中第慼父昔言遂忘懐軒冕以恬晦自高平居接高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内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律學焕然大通持此為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之言葢自明悟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

推而不有其後諸姪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
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頃自河
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巡按時去庭
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
事所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
之心猶為不足質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
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援明堂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
遷光禄寺丞治平郊恩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今上即位

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授之兩遷太常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鼎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　宜乎得壽　子極孝養　斯為有後
節行之懿　孰傳之久　吾銘而藏　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四十九



安陽集卷五十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怛不視朝贈

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曽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曽祖妣劉

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偓强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
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吴國太夫人父諱覲性至孝力學咸
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茍理
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
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
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絶經目一覽

則能誦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

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歷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横身正路風節凛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

每勸上秉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敵時入寇

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北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北人所有時幷帥恥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别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

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栿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齮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為命內

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擿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恠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

故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曰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刋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郡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戸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

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

司徒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恥窺伺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竒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虚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

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匄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竒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

在亳巳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為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

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録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隤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

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

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為外邦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戍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

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宫鎮安内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

六集七卷集古録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

光禄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禄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弼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羣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譏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至公　大忠以效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戾也胡爲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玆惟不窮　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

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曽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内外有大

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覩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絶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令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巳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黄及公葬其先于鄄城故為濮之鄄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

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

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荊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

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邛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闗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

令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
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
復出兵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戰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
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今
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
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
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

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牓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

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内内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為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劒門闗總管上官正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内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

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衆掠懐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温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

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皷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寛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黄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就

改吏部侍郎命薛濤廵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
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鉄錢
于嘉卭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三年
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殤生于腦不能
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
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
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

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黄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令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

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瘧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傳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是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

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茍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録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

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

米甚貴而盐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内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乖崖子復為賛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陜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

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葢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瀉天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焉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西蜀　荐綏南夏　易亂以寧　即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霸　如公之材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遺國棟梁
有煒公蹟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曽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兖州節度判官贈秘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鄢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

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為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閒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為諸侯之望而崔為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為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

為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為監不聽卒為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為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為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為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

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昪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醵錢私已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漑之利

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為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為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

溉民田數千頃歳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逮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横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檝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楗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户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隷州事城中池素舄鹵民

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為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潞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假轉太常少卿知兖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為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為區別善惡勸沮明白

未幾民服公化境内以清代歸民走溙沮二水之次邀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羣卧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為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强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絶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

親族以觴詠為娱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為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為丞郎汝輩皆為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為達性命時慶歷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内極仁恕平居斂袵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

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逾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己子歷治七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静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惠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静吕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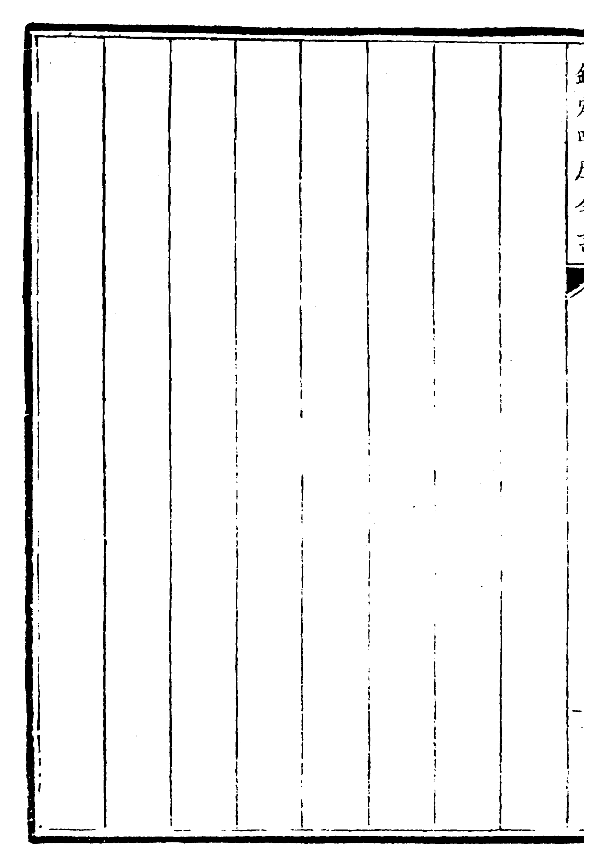
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為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内臣閻文應方為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為入内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歈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

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内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强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為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陜府事

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
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為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
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
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安陽集卷五十

謹案卷五十第二十五頁後三行歷治七郡刊本七訛十據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舉人臣厲守訓